

德爾王者作著



莎樂美





## 劇中人物

希勞特（猶太王）

約翰（先知）

敘利亞青年（禁衛軍長）

帝其利納斯（羅馬青年）

卡伯多西亞人

納比亞人

第一兵士

第二兵士

希羅底的侍者

猶太人，拿撒勒人等

奴隸數人

那曼（劊子手）

希羅底（希勞特之妻）

沙樂美（希羅底之女）

原书空白页

## 沙樂美

佈景——希勞特王宮裏的大高台，在宴會廳的上面。有幾個兵士靠着洋台。右邊，左邊，兩個大樓梯，左邊後面，一口古井，用青銅井圈圍着。月色皎潔。

敘利亞青年 沙樂美公主今天晚上多麼美麗啊！

希羅底的侍者 你看那月亮，月亮看上去好奇怪！她好像一個從墳墓裏出來的女人，她好像一個已經死了的女人。人家一定要揣想她在尋找死的東西。

敘利亞青年 她的相貌很奇怪，她好像一個帶着黃色面紗的小公主，她的腳是銀做的。她又像是一個把小白鴿當腳的公主，人家一定揣想她在跳舞哩。

希羅底的侍者 她好像一個已經死了的女人。她走得很慢。

（宴會廳內人聲嘈雜）

第一兵士 鬧得利害！什麼人在野獸似的叫喊？

第二兵士 是猶太人。他們常常那樣子鬧的，現在正在爭論他們的宗教上的問題。

第一兵士 他們爲什麼要爭論他們的宗教上的問題？

第二兵士 我也不知道，他們常常如此的。譬如說，法利賽派說天使是有的，撒杜賽派就說天使是沒有的。

第一兵士 爭論這種問題，我想真是可笑。

敘利亞青年 沙樂美公主今天晚上多麼美麗啊！

希羅底的侍者 你常常向她看，你看她看得太利害了；這樣子看人是很危險的，也許要發生什麼亂子呢。

敘利亞青年 她今天晚上很是美麗。

第一兵士 國王的臉色很是陰沉。

第二兵士 是的；他的臉色很陰沉。

第一兵士 他正看着什麼東西？

第二兵士 他看着一個人呢。

第一兵士 他看着誰？

第二兵士 我不知道。

敘利亞青年 公主的臉色多麼蒼白！我從來沒有見過她這樣的蒼白，她正像銀鏡中映出來的白薔薇的影兒呢。

希羅底的侍者 你不要看着她，你看她太利害了。

第一兵士 希羅底替國王斟滿了一杯酒。

卡伯多西亞人 那個頭上戴着黑珠冠，髮上撲着藍粉的，就是希羅底王后嗎？

第一兵士 是的；那就是希羅底國王的妻子。

第二兵士 國王很喜歡喝酒。他有三種酒，一種是從撒馬賽萊斯島運來的，像凱撒大將的袍一樣的紫。

卡伯多西亞人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凱撒大將。

第二兵士 還有一種是從一個叫賽普魯斯城運來的，像黃金一樣的黃。

卡伯多西亞人 我愛黃金。

第二兵士 第三種就是西西里的酒，那酒紅得像血。

納比亞人 我們國裏的神都很喜歡血。我們要一年兩次地用童男童女去祭他們；五十個童男，一百個童女。但是我想我們給他們的還不夠，所以他們待我們還是很苛刻。

卡伯多西亞人 在我們國裏現在沒有什麼神了，羅馬人已經把他們都驅逐了。有人說他們都躲到深山裏去啦，可是我總不相信。我曾經在山裏住過三夜，到處找尋他們，最後我還喊他們的名字，可是他們不來，我想他們都已經死了。

第一兵士 猶太人崇拜一個非肉眼所能見的神。

卡伯多西亞人 那個我不懂。

第一兵士 其實也只有他們才去相信那種看不見的東西。



卡伯多西亞人 在我看來，全然是可笑的事。

約翰的聲音 在我之後會有一位能力比我更爲偉大的人來，我是連替他解鞋帶也不够資格的。等他一來到，淒涼的地方會變成快活，會像玫瑰花一樣的爭奇鬪妍。瞎子的眼睛會重見天日；聾子的耳朵會復變聰明；還在吃奶的孩子會探手到蛟龍的巢窟，又會牽着獅子的鬃毛而出來。

第二兵士 叫他不要響。他常常說些可笑的話。

第一兵士 不，不。他是一個聖人，並且也很和善的。我每天送東西給他吃的時候，他總謝我的。

卡伯多西亞人 他是誰？

第一兵士 一個先知。

卡伯多西亞人 他叫什麼名字？

第一兵士 約翰。

卡伯多西亞人 他從那兒來的？

第一兵士 從沙漠裏來的。在那裏他吃蝗蟲野蜜，穿駱駝毛衣服，腰裏繫皮帶，看去很是可怕。可是有

不少人常常跟着他，他甚至也有徒弟呢！

卡伯多西亞人 他說些什麼？

第一兵士 我們始終不知道。有時候他講些可怕的事，可是究竟是什麼意思，那可誰也懂得。

卡伯多西亞人 可以見見他嗎？

第一兵士 不行，國王禁止的。

敘利亞青年 公主把她的臉，躲到她的扇子後面去了！她的一雙小巧的玉手，搖動着真像白鴿飛到巢裏去；那又像白蝴蝶兒，真像白蝴蝶兒。

希羅底的侍者 那對你有什麼關係？你爲什麼要看着她？你不可以再看她……有什麼亂子也許要發生。

卡伯多西亞人 （指着井）好一個奇怪的牢獄！

第二兵士 這是一個古井。

卡伯多西亞人 一個古井！那一定是一處很毒的地方。

第二兵士 啊！不然。譬如說，國王的同胞，他的哥哥，就是希羅底王后的前夫，在那裏監禁過十二年也，沒有害死他。倒要在十二年的末了，把他絞死的。

卡伯多西亞人 絞死的誰敢那樣子做？

第二兵士 （指着一個劊子手，一高個子的黑奴。）那邊的這個人，叫那曼的。

卡伯多西亞人 他不怕嗎？

第二兵士 啊，不怕！那個繩圈是國王給他的。

卡伯多西亞人 什麼繩圈？

第二兵士 『死的繩圈，』所以他不怕。

卡伯多西亞人 但是，絞死一個國王，究竟是可怕的事。

第一兵士 爲什麼？國王也只有一个頭頸啊，像別人一樣。

卡伯多西亞人 我想是可怕的。

敘利亞青年 公主站起來了！她離席了！她看上去很是煩悶。啊，她向這裏來了。是的，她是向着我們這

裏走來。她是多麼蒼白啊！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這樣蒼白的。

希羅底的侍者 不要看着她，我求你不要看着她。

敘利亞青年 她好像一只離羣的鴿子……她好像一朵在風中搖曳的水仙花……她好像一朵銀色的花。

(沙樂美上場)

沙樂美 我不願意留在那裏了，我不能再留了。爲什麼國王要把他的鼯鼠似的眼睛，從他那顫動着的眼皮底下老是望着我？這真是奇怪，我母親的丈夫也會那樣地望着我，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哦，實在我什麼都明白了。

敘利亞青年 公主，您剛離席嗎？

沙樂美 此地空氣好清涼啊！我可以在這裏換換空氣了！裏邊有那些從耶路撒冷來的猶太人，對於他們那些愚蠢的禮節在互相擡槓；還有那些野蠻人，大吃大喝，把酒潑了滿地；還有那從司美那來的希臘人，眼睛和臉頰都塗上顏色，鬚曲的髮，捲得像螺旋；還有那些沉默寡言的埃及人，蓄着翠玉

似的長指甲，穿着褐色的外套。還有那些羅馬人，野蠻而粗暴，說着粗俗的話。唉！我真恨透了那些羅馬人！他們是粗野而平凡，卻偏要擺起貴族的架子來。

敘利亞青年 坐坐嗎，公主？

希羅底的侍者 你爲什麼要和她講話？……你爲什麼要看着她啊！也許會發生什麼大亂子呢。

沙樂美 那月亮看去多好！她好像一個小銀錢，一朵小銀花，她是冷靜而純潔，我想她一定是一個處女。是的，她是一個處女，她從來沒有污辱自己，她從來沒有獻身給男子過，像其他的仙女一樣。

約翰的聲音 看哪！主來了，人之子來了，人馬怪都藏到河裏去了，川澤女神都離開了河流去躺在森林裏的樹葉底下了。

沙樂美 在那裏叫喊的是誰？

第二兵士 是一個先知，公主。

沙樂美 啊，先知？不就是那個國王所怕懼的人嗎？

第二兵士 那些事我們不知道。公主，我們只知道那個叫喊的人是先知約翰。

敘利亞青年 我去吩咐他們把你的肩輿擡來好嗎，公主園子裏的夜色真是惹人愛的。

沙樂美 他不是說了許多關於我母親的可怕的事嗎？

第二兵士 我們從來沒有懂得他所說的話，公主。

沙樂美 是的；他說了許多關於她的可怕的話。

（一奴隸登場）

奴隸 公主，國王請您回到席上去。

沙樂美 我不願意回去。

敘利亞青年 請您恕罪，公主。可是假使您不回席，也許有什麼不幸的事會發生。

沙樂美 他是一個老人嗎，這位先知？

敘利亞青年 公主，還是回席的好，請許我引導您進去。

沙樂美 這位先知……他是個老人嗎？

第一兵士 不，公主，他是年輕的人。

第二兵士 不過也不能斷定，有人說他是依利亞。

沙樂美 誰是以利亞。

第二兵士 是這個國裏古時的一位先知，公主。

奴隸 公主叫我怎樣去向國王回話？

約翰的聲音 巴拉斯丁的國土啊，不要以為他打你的鞭子折斷了，就歡喜起來啊。因為蛇的種子會產出怪蛇來，而那些怪蛇的子孫能吞盡鳥禽啊。

沙樂美 好奇怪的聲音，我想和他談話。

第一兵士 那恐怕是做不到的，公主。國王不許無論什麼人和他講話，他連大祭司也禁止和他講話。

沙樂美 我要和他講話。

第一兵士 那是辦不到的，公主。

沙樂美 我一定要和他講話。

敘利亞青年 公主回席去不是更好嗎？

沙樂美 把那個先知帶來。

(奴隸下)

第一兵士 我們不敢，公主。

沙樂美 (走近古井向下窺視) 這裏邊多麼黑暗！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穴裏住，一定很可怕的，這簡直像一座墳墓……(對着兵士) 你們不聽見我的話嗎？把這先知帶出來，我要看他。

第二兵士 公主，我懇求您不要叫我們爲難。

沙樂美 你們要我等嗎？

第一兵士 公主，我們的生命是屬於您的，但是我們不能照您所吩咐的做。而且實在要做這件事，您不該向我們說的。

沙樂美 (看着敘利亞青年) 啊！

希羅底的侍者 呀！要發生什麼事了，一定要發生什麼不幸的事了。

沙樂美 (走到敘利亞青年面前) 你會替我做這件事的，是嗎，那拉巴斯？你願意替我做這件事的。



我待你一直不錯，你是願意替我做這件事的。我只要看一看這個奇怪的先知，人家常講到他，我不時聽到國王也講到他，我想國王是怕他的。你……甚至你也怕他嗎，那拉包斯？

敘利亞青年 我並不怕他，公主。我什麼也不怕，但是國王有明令禁止任何人揭開這個井蓋。

沙樂美 你替我做這件事，那拉包斯，你知道你替得我做這件事，明天當我坐着肩輿，在買偶像人的橋邊經過的時候，我要從面紗裏向你望着，那拉包斯，我要望着你，還要向你笑。看着我，那拉包斯，看着我，你知道你得把我所要求你的事做了。你知道這……我知道你願意做這件事。

敘利亞青年 （向第三兵士作手勢）讓先知出來……沙樂美公主要看他。

沙樂美 啊！

希羅底的侍者 呀！月亮看去好奇怪啊！像在找尋屍衣，要把自己遮蓋起來的已死女人的手帕。

敘利亞青年 她的樣子真奇怪！她像一個琥珀眼睛的小公主，她像一位小公主從那薄紗雲裏嫣然笑着。

（先知從古井裏出來，沙樂美望着他，慢慢向後退去）

約翰 那個現在把罪惡的杯子裝滿了的男人在那裏？那個將來有一天要穿着銀袍死在全體民衆面前的男人在那裏？叫他過來，讓他聽曾經在荒野裏和王宮裏叫喊過的人的話。

沙樂美 他在說誰？

敘利亞青年 沒有人懂得，公主。

約翰 那個看見了畫在壁上的男子的像，看見了着色的加爾底亞國的男子的像，便不顧一切地差遣使節到加爾底亞國去的女人，在那裏？

沙樂美 他是在說我的母親。

敘利亞青年 啊，不是，公主。

沙樂美 是的，他是在說我的母親。

約翰 那個投身給那些腰纏綬帶，頭戴着彩冠的亞述隊長們的女人，在那裏？那個投身給那些身穿紫色麻布的衣服，手執金盾，頭戴銀盔，軀幹壯健的埃及少年們的女人在那裏？叫她從那淫穢的牀上起來，從那亂倫的牀上起來，叫她聽着爲主開闢道路的人的說話，叫她懺悔她的罪孽。即使她

不願意懺悔，還要死守着淫惡；去，去叫她來，因為主的鞭子是在主的手裏。

沙樂美 啊，但是他是可怕的，他是可怕的！

敘利亞青年 不要留在這裏，公主，我懇求您。

沙樂美 他的眼睛最可怕。像泰爾地方的繡幕被火把燒成的黑洞，又像埃及國的蛟龍作窟的黑洞，又像給那迷幻的月光所鼓蕩的黑湖。你想他還要說話嗎？

敘利亞青年 不要留在這裏，公主，懇求您不要留在這裏。

沙樂美 他多麼憔悴啊！他像一個瘦削的象牙彫像，又像一個銀鑄的像。我敢說他和月亮一樣的純潔，他像一道月光，又像一枝銀箭。我要看他得更仔細一些，我一定要看他得更仔細一些。

敘利亞青年 公主！

約翰 看着我的這個女人是誰？我不要她看着我。她為什麼要用她那金色的眼睛，從金色的眼皮底下看着我。我不知道她是誰，我也不想知道她是誰；叫她走開，我不要和她講話。

沙樂美 我是沙樂美，希羅底的女兒，猶太的公主。

約翰 回去巴比倫的女兒！不要走到主的寵兒的近邊來。你的母親曾經用她的罪惡的呼聲，甚至已經傳到了上帝的耳裏了。

沙樂美 再說一遍，約翰。你的聲音在我聽來真像音樂。

敘利亞青年 公主！公主！

沙樂美 再說一遍，再說一遍，約翰，告訴我，我應該怎樣做。

約翰 沙頓的女兒啊，不要到我的近邊來！用紗把你的臉蒙起來，撒灰在你的頭上，到沙漠裏尋人去吧。

沙樂美 誰是人之子呢？他也和你一樣的美麗嗎，約翰？

約翰 離開我這裏！我聽見宮裏有死神在拍翼翅。

敘利亞青年 公主，我懇求您到裏邊去。

約翰 主上帝的天使啊，您佩了劍在這裏幹什麼？在這個罪惡的宮裏，你要尋找什麼人……將來要穿着銀袍而死的人的死期還沒有到哩。

沙樂美 約翰！

約翰 誰在說話？

沙樂美 我愛上了你的身體，約翰！你的身體正像沒有刈過的田野裏的百合花一樣的白。你的身體和山上的積雪，像從猶太羣山頂上流到溪谷裏去的積雪一樣的白。亞刺伯王后的花園裏的薔薇花，沒有你身體那樣的白。亞刺伯王后的花園裏的薔薇花，亞刺伯女王那個芬芳的香料園的薔薇花，不及你。那照在樹葉上的曙光，睡在海心裏的明月的胸，都不及你……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像你身體那樣的白——讓我撫摩你的身體吧！

約翰 回去！巴比倫的女兒！罪惡是由女人引到世界上來的。不要對我講話，我不願意聽你，我只聽主上帝的聲音。

沙樂美 你的身體很討厭，像一個害麻瘋病人的身體；像一堵毒蛇爬過的粉牆，像一堵曾被蠟子擾爲巢穴過的粉牆，像一座粉白的墳墓，充滿着討厭的東西。這是可怕的，你的身體是可怕的……我愛的是你的頭髮，約翰！你的頭髮像一束葡萄球，像從伊都曼地方伊都的葡萄樹上掛下來的黑葡萄。

萄球。你的頭髮像萊勃農地方的柏樹，像日間隱藏獅子和強盜的萊勃農的大柏樹。漫漫長夜，當月亮遮了她的臉，星星嚇得躲起來的時候，也沒有你的頭髮那樣的黑。逗留在森林裏的寂靜，也沒有這樣的黑。世界上沒有東西像你的頭髮這樣的黑。——讓我撫摩你的頭髮。

約翰 回去，沙頓的女兒啊！不要碰我，不要褻瀆了神靈所寄托的身體。

沙樂美 你的頭髮是可怕的，上面遮着污泥和塵垢，好像一條條的蛇盤在你的頸項裏，我不愛你的頭髮。……我所愛的是約翰，你的嘴啊！你的嘴像象牙塔上的紅巾條。像用象牙小刀剖成兩半的石榴紅。泰爾花園裏盛開着的石榴花，比薔薇還要紅，只是沒有你的嘴這樣的紅。那報告國王駕到，使敵人畏懼的那種紅色的號角聲，也沒有這樣的紅。你的嘴是比那常棲在寺院裏受僧正們豢養的鴿子的腳還要紅。比那從森林裏出來，曾經殺了一只獅子，看見許多斑斕的猛虎的人的腳還要紅。你的嘴，好像那些漁人們在海濱的茫茫夜色中尋到的一枝珊瑚，預備貢呈給國王的珊瑚一樣的紅。……好像馬勃地方的礦山裏取出來的丹砂，國王從他們那裏取去的丹砂一樣的紅。好像那用丹砂塗着，用珊瑚鑲着的波斯王的弓一樣的紅。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像你的嘴一樣的紅。……讓

我親一親你的嘴。

約翰 決不，巴比倫的女兒啊！沙頓的女兒啊！決不。

沙樂美 我要親你的嘴，約翰！我要親你的嘴。

敘利亞青年 公主，公主，您是像一個設藥園，您是萬鴿之王，不是看着這個人，不要看着他，不要對他。說這樣的話。我忍不住了……公主，不要說這些話。

沙樂美 我要親你的嘴，約翰。

敘利亞青年 唉！（自殺倒於沙樂美與約翰之間）

希羅底的侍者 敘利亞青年自殺了！年輕的軍長自殺了！我的朋友自殺了！我給過他一小匣的香料，和銀鑄的耳環，現在他自殺了！唉，他不是說過有什麼不幸的事要發生嗎？我也說過，現在果然來了。我早知道月亮在找尋死的東西，可是我想不到她所找尋的就是他呀。唉，我爲什麼不把他藏過，不使月亮看見呢？假使我把他藏在一個洞窟裏，她就不看見他了。

第一兵士 公主，這個年輕的軍長剛才自殺了。

沙樂美 讓我親你的嘴，約翰。

約翰 你不怕嗎，希羅底的女兒？我不是對你說過，我聽見宮裏有死神在拍翼膀嗎？現在他不是來了嗎，這死神？

沙樂美 讓我親你的嘴。

約翰 淫婦的女兒啊，只有一個人能够拯救你，就是我說過的那一個人。去找他，他是在加利利海的一只小船裏，在他的門徒們講話。去跪在海岸邊，喊他的名字；當他到你面前來了，（有人叫他，他總來的。）跪在他的腳邊，求他赦免你的罪孽。

沙樂美 讓我親你的嘴。

約翰 被詛咒的東西！你這亂倫的母親的女兒啊，你要被詛咒！

沙樂美 我要親你的嘴，約翰。

約翰 我不願意看見你，你是被詛咒了，沙樂美，你是被詛咒了。（走下古井）

沙樂美 我要親你的嘴，約翰，我要親你的嘴。



第一兵士 我們一定得把這個屍體移到別處去。國王不喜歡看屍體的，除非是他自己殺死的。

希羅底的侍者 他是我的兄弟，比同胞手足還親密。我送他一個放滿香料的小匣子，一個他常常戴在手上的瑪瑙戒指。晚上我們常常在河邊，在杏林裏散步，他常把他祖國的事情講給我聽。他講的時候聲音很低很低，好像品簫的人在品簫一般。他又很愛在河邊向自己的影兒凝視，爲了這個，我時常責備他。

第二兵士 你說得不錯；我們一定要把這屍體藏起來，不要給國王看見。

第一兵士 國王不會到這個地方來。他從沒有到這個高臺上來過。他太怕這個先知了。

（希勞特，希羅底，及全體侍從登場）

希勞特 沙樂美在那裏？公主在那裏？她爲什麼不聽我命令回席去啊？！她在那裏？

希羅底 你不可以對她看！你常常對她看！

希勞特 今晚的月亮樣子很奇怪。她的樣子不奇怪嗎？她好像一個瘋狂的女子，到處找尋愛人的瘋狂的女子。她又裸着體，她完全裸着體。那些浮雲想要爲她遮掩，可是她不願意。她在天空中赤身裸

體。她像一個喝醉了的女子，在雲端裏跟蹤……我想她一定是找愛人……她不是像一個醉婦在跟蹤嗎？他像一個瘋狂的女子，是不是？

希羅底 不，月亮就像一個月亮，如此而已。我們進去吧……我們在這裏沒有什麼事可做。

希勞特 我要留在這裏！曼納賽（Manassah），那邊鋪起地毯來，點起火把來，把象牙桌和碧玉桌都搬來，這裏的空氣爽快極了。我還要和我的貴賓們喝酒，我們必須對那凱撒派來的使節表示十分的敬意。

希羅底 你要留在這裏，恐怕不是爲他們吧。

希勞特 是的；空氣很清涼，來，希羅底，我們的貴賓們正等着我們。啊！我滑了一交，我滑在血泊裏了，這是一個不祥之兆。這裏的血是那裏來的……還有這個屍首，這個屍首怎麼會到這裏來的？你們以爲我和埃及的國王一樣，款待賓客不用筵席而用屍首的嗎？這是誰的屍首？我不願意看牠。

第一兵士 是我們的軍長，陛下。他就是這個敘利亞青年，陛下在三天之前，任他爲禁衛軍長的。希勞特 我沒有下過命令要殺他啊。

第二兵士 他是自殺的，陛下。

希勞特 爲着什麼緣故？我任他做禁衛軍長呢。

第二兵士 我們不知道，陛下，但是他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殺了。

希勞特 我看事情有些兒蹊蹺。我以為只有羅馬的哲學家才自殺的。帝其利納斯，羅馬的哲學家們自殺，這句話是真的嗎？

帝其利納斯 有些是自殺的，陛下。他們是犬儒學派的人。犬儒學者是粗鄙的人，他們是可笑的人，我個人覺得他們是全然可笑的。

希勞特 我也如此想，自殺真是可笑的事。

帝其利納斯 在羅馬，人人都嘲笑他們。羅馬皇帝曾做過了一首諷刺詩譏刺他們，那首詩是到處傳誦的。

希勞特 啊！他寫過一首諷刺詩攻擊他們嗎？凱撒真是了不得，他無所不能……這敘利亞青年自殺了，也真奇怪。他自殺了，我很惋惜。是啊！我很惋惜；因爲他生得好看，甚至於非常好看。他有一雙惺忪

的倦眼。我記得我看見他慍恹地看着沙樂美的確我想他看得她太利害了。

希羅底 還有別人也看得她太利害了哩。

希勞特 他的父親是一個國王，我把他從他國裏逐出了。而你又把他身爲王妃的母收做你的奴隸了，希羅底，他在這裏是我的賓客一樣。爲了這個緣故，我任他做禁衛軍長，他死了我很惋惜……喔！我什麼把他的屍體放在這裏？我不願意看見牠，搬開去！（他們把屍首搬開）這裏很冷，有風吹着。不是有風吹着嗎？

希羅底 不；沒有風。

希勞特 我對你說有風吹着……而且我聽見空中有好像拍翅膀的聲音，好像拍着很大的翼翅的聲音，你不聽見嗎？

希羅底 我一點也不聽見什麼。

希勞特 我也不聽見了。不過方才我聽見的！這是風吹的聲音，已經過去了。不過，我又聽見了，你不聽見嗎？這正和拍翅膀一樣。

希羅底 我告訴你，一點什麼聲音也沒有。你病了，讓我們進去吧。

希勞特 我沒有病，你的女兒才有病了，她有病容，我從來沒有見過她這樣蒼白的。

希羅底 我對你說過不要向她看。

希勞特 給我斟酒。（酒拿來了）沙樂美，來同我一起喝一點兒酒，我這裏有美酒，凱撒親自送給我的。用你那小小的櫻唇呼一點兒看！然後我來把牠喝乾了。

沙樂美 我不口渴，國王。

希勞特 你聽見你的女兒，怎樣回答我的嗎？

希羅底 她說得不錯，爲什麼你老是向她看着？

希勞特 拿一些熟的果子給我。（果子拿來了）沙樂美，來，同我吃果子。我愛看果子裏的你那小牙齒的香痕。把這果子咬一點兒，然後我把剩下來的吃下去。

沙樂美 我並不餓，國王。

希勞特 （對希羅底）你看你怎樣把你的女兒教養大的？

希羅底 我的女兒和我都是王族出身。你呢？你的父親是一個趕駱駝的人，他還是一個強盜呢！

希勞特 你胡說！

希羅底 你自己明白這是確確實實的。

希勞特 沙樂美，來，坐在我身邊，我要把你母親的座位子給你。

沙樂美 我並不倦，國王。

希羅底 你看她怎樣對待你的。

希勞特 拿給我——我要什麼？我忘了。哦！我記起來了。

約翰的聲音 注意時候到了！上帝說，我所預言的時候已經到了。注意：我所說過的那日子快要到了。

希羅底 叫你不要作聲。我不願意聽見他的聲音。這個人時常反對我。

希勞特 他並沒有說什麼反對你的話，並且，他是一個偉大的先知。

希羅底 我是不相信先知的。一個人能夠知道未來的事嗎？沒有一個人能知道的。而且他一直侮辱

我，不過我想你是見他怕的。……我明知道你是見他怕的。

希勞特 我並不怕他，我什麼人也不怕的。

希羅底 我告訴你，你是見他怕的。假使你不見他怕，你爲什麼不把他交給猶太人呢？他們不是吵着要他有六個月了嗎？

第一猶太人 真的，陛下，還是把他交給我們的好。

希勞特 這問題不用說了，我早已答覆過你們了，我不願意把他交給你們。他是一個看見過上帝的人。

第一猶太人 那是不可能的事。自從先知依利亞以來，沒有一個人看見過上帝的，依利亞是最後一個當面見過上帝的人。現在上帝沒有顯靈過，上帝也藏起了。所以罪大惡極的事，都在這個世界上發生了。

第二猶太人 實在講起來，先知依利亞有沒有當真看見上帝，沒有人知道。或者他所看見的只是上帝的影子而已。

第三猶太人 上帝是沒有藏起來的時候的，他隨時隨地都會顯靈。善中他既存在，惡中他也同樣存

在。

第四猶太人 你不要那樣說，這是一種很危險的教義。這個教義是從亞歷山大城那些教希臘哲學的人那裏傳來的。希臘人是異教徒，他們甚至於連割禮也不受的。

第五猶太人 上帝怎樣工作，沒有人能夠知道，他的方法是很神祕的。也許我們所稱為惡事的反是善的，我們所稱為善的反是惡的，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我們只能向他的主意低頭，因為上帝是很強大的。他把強的弱的一起都打得粉碎，因為他什麼人也不顧忌的。

第一猶太人 你說得不錯。實在上帝是可怕的；他不管強的弱的一起打得粉碎，像人在石臼裏搗穀一樣了。但是這個人決沒有看見過上帝，自從先知依利亞以來，沒有人看見過上帝。

希羅底 叫他們靜些，他們使我厭煩死了。

希勞特 但是我聽見約翰說過他自己是你們的先知依利亞。

猶太人 那是不會有的事。先知依利亞在的時候，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多年了。

希勞特 可是有人說，這個人就是先知依利亞。



拿撒勒人，我知道他一定是先知依利亞。

猶太人，他不是先知依利亞。

約翰的聲音，注意日子近了，主的日子近了。我聽見山上有救世主的腳步聲了。

希勞特，那是什麼意思？救世主？

帝其利納斯，那是凱撒所用的稱號。

希勞特，但是凱撒現在不會到猶太來。昨天我還接到從羅馬來的信件，裏面沒有提起這件事的。你，帝其利納斯，你冬天還在羅馬，你沒有聽到過關於這件事的消息麼，有沒有？

帝其利納斯，陛下，我沒有聽到關於這件事的消息。我是在說這個稱號，這是凱撒的稱號之一。希勞特，但是凱撒不能來，他的腳瘋病太厉害了。人家說他的腳腫得和象腳一樣，並且他還有國事待理；離了羅馬的人就失了羅馬，他決不會來。不過凱撒既是國王，他要來就來；可是，我想他不會來的。

第一拿撒勒人，這個先知所說的幾句話，不是關於凱撒的，陛下。

希勞特 怎麼？——不是關於凱撒的？

第一拿撒勒人 不是的，陛下。

希勞特 那末他所說的是關於誰的呢？

第一拿撒勒人 是關於已經來了的救世主的事。

猶太人 救世主沒有來。

第一拿撒勒人 他已經來了，他到處在顯他的靈蹟。

希羅底 哈！哈！靈蹟！我不相信靈蹟的，我看見得太多了。（對侍者）把我的扇子拿來！

第一拿撒勒人 這個人會顯着真正的靈蹟。例如，一個有相當重要的小城叫加利利的地方，一次結婚禮上，他把水變成了酒，幾個親自在場的人告訴我的。還有一次他只把手碰一碰，就把兩個坐在迦伯農城門口的兩個患麻瘋的病人醫好了。

第二拿撒勒人 不是，在迦伯農城他醫好的是兩個盲人。

第一拿撒勒人 不是，是兩個患麻瘋病的。不過他也醫好過盲人。還有人家看見他在山上和天使講

話哩。

一個撒丟賽人 天使是沒有的。

一個法利賽人 天使是有的。不過我不相信這個人和他們講過話。

第一拿撒勒人 許許多多人見他和天使講話。

一個撒丟賽人 不是和天使講話。

希羅底 這班人把我厭煩死了！他們真是可笑！（對侍者）唔！把我的扇子拿來！（侍者把扇呈上）

你的樣子好像在做夢；你不可以做夢啊，祇有病人才做夢哩。（用扇打侍者）

第二拿撒勒人 還有傑雷斯的女兒一樁靈蹟。

第一拿撒勒人 是的，那是真的，沒有人能否認的。

希羅底 這些人發瘋了。他們看月亮看得太久了，叫他們靜些。

希勞特 傑雷斯的女兒的靈蹟，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拿撒勒人 傑雷斯的女孩子死了，這個人使她死而復生。

希勞特 怎麼！他能使死人復活？

第一拿撒勒人 是的，陛下！他能使死人復活。

希勞特 我不願意他做那樣的事，我禁止他做那樣的事，我不許誰把死人救活。這個人一定得找來，

告訴他說我禁止他把死人救活來。這個人現在在那裏？

第二拿撒勒人 陛下，這個人無處不在，可是要找他來卻很難的。

第一拿撒勒人 有人說他現在在蘇瑪利。

猶太人 假使他現在在蘇瑪利，那就容易見得他不是救世主。救世主是不會到蘇瑪利人那裏來的，

蘇瑪利人是被詛咒的，他們不到神殿裏去獻祭的。

第二拿撒勒人 沒有幾天以前他離開了蘇瑪利，我想他此刻是正在耶路撒冷的鄰近地方。

第一拿撒勒人 不；他不在那裏。我剛從耶路撒冷來，他們有兩個月沒有得到他的消息。

希勞特 沒有關係，只要把他找來，把我的意思告訴他，說我不許他把死人救活！至於把水變爲酒，把

患麻瘋病的和盲人醫治好……這些事他儘管做，只要他願意，我毫不反對。實在這些我也認爲是

好事。但是我不許他把死人救活。假使死人都活了，那是可怕的事。

約翰的聲音 啊！蕩婦啊！妖女啊啊！有金色眼睛和金色的眼臉的巴比倫的女兒啊！主上帝這樣說，讓許許多多男子起來攻擊她，讓人拿石子來打她……

希羅底 吩咐他不要響。

約翰的聲音 讓軍隊裏的將領用他們的劍來刺死她。讓他們擊倒她在他們的盾底下，使她粉身碎骨。

希羅底 不，這是可恥的。

約翰的聲音 所以我要把一切罪惡從世界上掃除盡，使一切女人都知道不要學她的樣。

希羅底 你聽見他怎樣侮辱我嗎？你允許他侮辱你的妻子嗎？

希勞特 他沒有指出你的名字。

希羅底 那有什麼關係？你明知道他在辱罵的對象是我。我不是你的妻子嗎？

希勞特 的確是的，親愛尊貴的希羅底，你是我的妻子，而且在以前你還是我哥哥的妻子。

希羅底 那是你把我從他的手懷裏奪來的。

希勞特 實在我是比他強些……但是我們不要說起那件事了。我不願意提起那件事，這就是這個先知說那些可怕的話的原因。或者爲了這個緣故，會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我們不要提起這事了。……尊貴的希羅底，我們冷淡了我們的貴賓了。請你把我的杯子斟滿，我的親愛的。哈！把大銀杯和大玻璃杯都斟滿了酒啊。我要喝酒，祝凱撒的健康；這裏有許多羅馬的貴賓，我們必須祝凱撒的健康。

全體 凱撒王萬歲！凱撒王萬歲！

希勞特 你不看見你女兒，她的臉色多麼蒼白？

希羅底 她蒼白不蒼白，與你有什麼相干？

希勞特 我從來沒有見過她這樣蒼白。

希羅底 你不可以向她看。

約翰的聲音 在那一天太陽要變成包頭布一樣的黑，月亮要變成血一樣的紅，滿天的星斗要掉到

地上來，像熟了的無花果從無花果樹上掉下來一樣，地球上的國王們都要恐慌了。

希羅底 啊啊！我倒很想看看他所說的那一天，月亮要血一樣的紅，星要熟了像無花果一樣地掉在地球上。這個先知說話像一個醉漢……但是我受不住他說話時那種聲音。我恨煞他的聲音，吩咐他不要做聲。

希勞特 我不願意。我不懂他所說的話，但是也許是一種預兆。

希羅底 我是不相信什麼預兆不預兆。他說話像一個醉漢。

希勞特 也許他喝上帝的酒，喝醉了。

希羅底 上帝的酒那是什麼酒？從那個葡萄園裏採來的葡萄做的，在什麼榨酒機裏可以找得到？

希勞特 （從此他目不轉睛地看着沙樂美） 帝其利納斯，上一次你在羅馬的時候，皇帝有沒有和

你談起這個問題……

帝其利納斯 什麼問題，陛下？

希勞特 什麼問題？哦！我問了你一個問題嗎？我忘記了我問了你什麼事？

希羅底 你又在看我的女兒了。你不能對她看，我早已對你說過了。

希勞特 你也沒有說過別的話？

希羅底 我再說一遍。

希勞特 關於重建神廟的事，他們討論得够多了，現在有什麼動靜沒有？聽說聖殿上的帳幔不見了，他們是這樣說嗎？

希羅底 這分明是你自己偷的。你語無倫次，我不願留在這裏了，我們進去吧。

希勞特 沙樂美，跳舞給我看。

希羅底 我不願意她跳舞。

沙樂美 我沒有心思跳舞，國王。

希勞特 沙樂美，希羅底的女兒，跳舞給我看啊。

希羅底 靜着！不要擾亂她。

希勞特 我命令你跳舞，沙樂美。



沙樂美 我不願意跳舞，國王。

希羅底 (笑着) 你看她服從你！

希勞特 她舞不舞與我有什麼相干？這與我毫無關係。今晚我快樂，我是快樂極了，我從來沒有這樣快樂過。

第一兵士 國王的態度很憂愁，他的態度不是很憂愁嗎？

第二兵士 是的，他的態度很憂愁。

希勞特 我為什麼要不快樂呢？世界之主的凱撒，萬物之主的凱撒，很愛重我，他剛才送了我許多珍貴的禮物。他還允許把我的仇敵，卡伯多西亞王召到羅馬去，或者就在羅馬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因為他能做一切他所想做的事。凱撒確是一個主宰，因此你知道我才這樣快樂，世上沒有一件事能損害我的快樂。

約翰的聲音 他將要坐在他的御座之上，他要穿着紫紅色的衣服，他的手裏要拿一只滿裝着他的褻瀆的金杯。主的天使要來打他，他要被蟲豸吃掉。

希羅底 你聽見他怎樣說你嗎？他說你要被蟲豸吃掉的。

希勞特 他所說的不是我，他從來不說反對我的話的，他是在說卡伯多西亞的國王。卡伯多西亞的國王，我的仇敵，要被蟲豸吃掉的是他，不是我。這個先知從來不曾說過反對我的話，就只有我娶了我哥哥的妻子做妻子那件事，他也許是不錯的。因為實在說來，你是個不會生育的女人。

希羅底 我是不會生育的嗎？我你是時常看着我女兒的人，你是要她跳舞給你取樂的人，你倒說這句話嗎？你說話真豈有此理。我生過一個孩子，你自己生不出孩子，連你那些侍妾中間也沒有，你自己才是不生育的人，我卻不是。

希勞特 別吵，婦人！我說你是不會生育的。你沒有給我生過一個孩子，而且這個先知說我們的結婚，不是正當的結婚；他說這是一種亂倫的結婚，一種要引起災禍的結婚……我恐怕他是不错的。但是現在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現在我要快樂，實在我是快樂的，我一點也沒有什麼缺少。

希羅底 我很喜歡，今天晚上你這樣高興，這與你平日的態度不同。可是時候不早了，我們進去吧。不要忘了明天清早我們要去打獵哩。對於凱撒的使臣，必須要表示萬分的敬意，是不是？

第二兵士 國王的態度很憂愁。

第一兵士 是的，他的態度很憂愁。

希勞特 沙樂美，沙樂美，跳舞給我看看。我請你跳舞給我看看，我今晚很憂愁，是的，我今晚很是憂愁。當我

到這裏來的時候，我就滑在血泊裏，這是一種不祥的預兆。我又聽見您所要的一切，甚至我江山的一半。

希羅底 我的女兒，不要跳舞。

希勞特 即使是我的半個江山，假使你歡喜要了我的半個江山。沙樂美，你做了女王真美麗哩。她做了女王不美的嗎？！此地很冷！有一陣冰冷的風，我並且聽見……爲什麼我聽見空中有拍翅膀的聲音？！彷彿有一只巨大的黑鳥在這個高臺上飛翔哩。爲什麼我看不見這個鳥？他那拍翅膀的聲音真可怕。他的翅膀括出的風真可怕，這是一陣冷風，不是冷風，是熱的。我喘不過氣來了，倒些水在我手上，給些雪我吃。把我的外套解鬆些，快快把我的外套解鬆些。不要了，讓他去吧。是我的花冠，使我不爽快的是我的薔薇花冠。這些花像火，牠們把我的前額都燒焦了。（他把頭上的花冠扯下

丟在桌上)啊!現在我能透氣了。這些花瓣多麼紅啊!牠們好像桌布上的血跡。那沒有關係,不必所看見的東西都去尋出他的象徵來。這樣使生活太可怕了,不如說血跡和薔薇花瓣一樣的可愛。那樣說要好多了……但是我們不要說這個了吧。現在我很快樂,我非常快樂。我不能快樂嗎?你的女兒要跳舞給我看。你不願跳舞給我看嗎?你允許跳舞給我看的呀。

希羅底 我不許她跳舞。

沙樂美 我願意跳舞給你看,國王。

希勞特 你聽你的女兒說什麼?她要跳舞給我看了。你跳舞給我看很好,沙樂美。你舞給我看了之後,千萬不要忘記問我要你所想要的東西。無論你要什麼,我都願意給你,要我的半個江山也可以。我已經發過誓了,是嗎?

沙樂美 你已經發過誓了,國王。

希勞特 而且我從來不食言,我不是那種食言的人。我不會說謊,我是我的說話的奴隸,我的說話又是一個國王的說話。卡伯多西亞的國王常常說謊的,可是他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國王;他是一個儒

夫，並且他欠了人家的錢不還，他甚至於侮辱我的使者；他說了許多傷人的話，不過他到了羅馬的時候，凱撒會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我確信凱撒會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即使不釘死他，他也要被蟲豸咬死的。這個先知曾經預言過。好呀！爲什麼你還要猶豫呢，沙樂美！

沙樂美 我在等我的奴隸拿我的香油和七條面紗來，並且要把我這雙鞋子脫下。（奴隸拿香油和七條面紗來，把沙樂美的鞋子脫下。）

希勞特 啊！你要赤了腳再跳，那好極了，那好極了。你的小小的腳像白鴿，像小白花兒在樹枝上跳舞。……不，不，她要在血上跳舞，地上洒滿着鮮血，她不能在血上跳舞，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

希羅底 她在血上跳舞，與你有什麼相干？你自己已經在血裏踴得夠了。

希勞特 與我有什麼相干？！唉，那個月亮！她的顏色變紅了，她紅得像血了。啊！先知的預言應驗了。他說月亮會變成血一樣的紅，他不是這樣說嗎？你們大家都聽見的，現在月亮果真血一樣的紅了。你們不見嗎？

希羅底 哦，是的，我看得很清楚，並且星兒都像熟的無花果一樣的掉下來，不是嗎？並且太陽也變得

像包頭巾一樣的黑，地球上的國王們都起恐慌了……我們進去吧，你病了。他們回到羅馬去要說你發狂了。我們進去吧，我告訴你。

約翰的聲音 那個從安頓來的是誰？那個從鮑士拉來的，那個衣服染着紫色的，那個衣服絢爛奪目的，那個高視闊步的人是誰爲什麼你的衣服濺着紅色？

希羅底 我們進去吧！那個人的聲音，要使我發狂了。他這樣滔滔不絕地喊着，我不許我的女兒跳舞了。你這個樣子的向她看，我也不許她跳舞了。總而言之，我不許她跳舞。

希勞特 不要站起來，我的妻，我的王后，這是無濟於事的。非等她跳了舞，我不願意進去的。跳呀，沙樂美，跳給我看呀。

希羅底 不要跳，我的女兒。

沙樂美 我已經準備好了，國王。

（沙樂美作七紗舞）

希勞特 啊！妙啊！妙啊！你看她跳舞給我看了，你的女兒。走近來，沙樂美，走近來，我要給你的報酬。啊！我

酬謝跳舞者素來很豐的。我更重重地謝你，我願意給你，你心裏想要的無論什麼東西。你想要什麼？說。

沙樂美 (跪着) 我想要他們把一樣東西立刻裝在銀盤裏拿來給我。

希勞特 (笑着) 裝在銀盤裏當然可以，裝在銀盤裏。她真可愛，是嗎？欸，美麗可愛的沙樂美，你比猶太國裏所有的女兒更爲美麗的沙樂美，你要把什麼東西裝在銀盤裏？你要他們把什麼東西裝在銀盤裏給你呢？告訴我，無論是什麼東西，他們都會拿來給你的。我的寶藏都是屬於你的了，要什麼？

沙樂美。

沙樂美 (站起來) 約翰的頭。

希羅底 啊！那很好，我的女兒。

希勞特 不，不！

希羅底 說得很好，我的女兒。

希勞特 不，不，沙樂美！你要的不是那個東西，你不要聽你母親的話，她常常叫你做壞事，不要睬她。

沙樂美 我並不是聽信我母親的話，我要把約翰的頭放在銀盤裏，是爲了我自己的快樂。你已經發過誓，希勞特，不要忘記你已經發過誓了。

希勞特 我知道。我憑我的神靈發過誓，我很明白。可是沙樂美，我請你問我要一樣別的東西，問我要我的半個江山，我願意給你。但是不要問我要你方才問我要的東西。

沙樂美 我問你要約翰的頭。

希勞特 不，不，這個我不願意給你。

沙樂美 你發過誓，希勞特。

希羅底 是的，你發過誓，人人聽見的，你當着衆人面前發的誓。

希勞特 別說謊，婦人！我不是對你講話。

希羅底 我的女兒要約翰的頭，要得很好。他百般的侮辱我，他說了我許多毒罵我的話，人家可以知道她很是愛她的母親的。不要屈服，我的女兒！他發過誓的，他發過誓的。

希勞特 靜起來，別對我說話！……來，沙樂美，講一點道理。我從來沒有得罪過你，我始終愛着你……



也許是我愛得你太利害了，所以不要問我要這個東西。問我要這個東西，是一件可怕的事，一件駭人的事，我想你一定是說着玩的。從一個人的身體上割下來的頭不是很難看的嗎？一個處女的眼睛看這樣一個東西是不適宜的。你從那個東西可以得到什麼快樂呢？一點樂趣也得不到。不是，不是，這不是你所要的東西。你聽我說，我有一塊寶石，一個大的圓寶石，是凱撒的寵臣送給我的。你從這塊寶石裏望過去，可以看見很遠的地方的事情。凱撒自己常帶這塊寶石到馬戲場去的。但是我的寶石，比他的更大，我很知道我這個還要大，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寶石，你一定歡喜那個東西的，是嗎？問我要這個東西，我願意給你。

沙樂美 我要約翰的頭。

希勞特 你不在聽我，你不在聽我的話，你讓我說，沙樂美。

沙樂美 約翰的頭啊。

希勞特 不，你不要那個東西，你說這話來使我為難的，因為今天我看了你一個整晚，真的，我看了你一個整晚了。你的美使我心亂，你的美使我心亂得痛苦，我看得你太利害了。可是我不再看你了，

大家也不要看，物也不要看，只能看鏡子，因為鏡子只使我們看見假面具。喂喂！酒來，我渴了。

……沙樂美，沙樂美，我們做朋友吧。現在過來……啊！我想說什麼？是什麼？哦，我記起來了……沙樂美

——不，你還走近來一點，我恐怕你不聽見我的話。——沙樂美，你知道我有白孔雀，就是那些在園

裏的石榴樹和高大的柏樹之間走來走去的美麗的白孔雀。牠們的嘴是鍍金的，牠們所吃的穀也是鍍金的，牠們的腳都染着紫色，當牠們叫了，天上便會下雨；牠們把尾巴展開，月亮便會從雲間現出來。牠們一對一對地在柏樹和黑石榴樹之間走來走去，每一只有一個奴隸侍着。有時候牠們飛過樹去，有時候睡在草上，或是繞着池邊走。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奇禽，世界上沒有一個國王有這樣的奇禽；我真知道就是凱撒自己所有的鳥也沒有我所有的這樣美麗。我願意送五十只孔雀給你，你無論到什麼地方去，牠們會跟着你，而且你站在牠們的中間，正像明月圍在白雲間……我願意把全部都給你，我一共只有一百只，而且整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王有我這樣的孔雀的。但是我願意全部送給你，只要你讓我取消所發的誓，一定不再問我要你方才所要過的東西。（他喝乾一杯酒）

沙樂美 把約翰的頭給我。

希羅底 說得好，我的女兒！至於你呢，你的孔雀實在太可笑了。

希勞特 靜着！你常常亂叫，像一只野獸似的叫；不可以叫，你的聲音使我討厭。靜着，我說……沙樂美，把你要做的事考慮一下。這個人也許是從上帝那裏來的，他是一個聖人；上帝的手指曾經碰過他；上帝借他的口說過許多可怕的話；在宮裏，在沙漠裏，上帝常常和他在一起的；至少這是可能的。誰也不知道，但是上帝助他，和他在一起，這件事是可能的。而且，假使他死了，我一定要遭遇到什麼不幸的事。無論怎樣，他說他死的那天，一定有人要遭遇到某種不幸的事，也只有我來遭遇到。你記得麼？我進來的時候滑在血泊裏，並且我還聽見空中有拍翅膀的聲音，拍大翅膀的聲音，這些都是不祥之兆，何況還有其別的。我雖然不會看見，我知道一定還有別的預兆。好，沙樂美，你總不希望，到不幸的吧？你一定不希望的，那麼，聽了我吧。

沙樂美 把約翰的頭給我啊。

希勞特 唉！你不在聽我的話。安靜些，我呢，我不安靜嗎？我非常安靜。聽好，這宮裏我有許多珠寶藏着，

那些珠寶甚至連你的母親都沒有看見過，世上罕有的珠寶。我有一個珠項圈，穿做四串，牠們好像月亮旁閃着銀色的光芒，牠們好像五十個月亮籠在金絲網裏，牠們從前是戴在一個女王的象牙似的胸前過的。假使你帶了，你一定也像一個女王似的美麗。我有兩種紫水晶，一種像酒一樣的黑，一種像和了水的葡萄酒一樣的紅。我還有一種像虎眼睛一樣黃的黃玉，一種像竹鷄的眼睛一樣紅的紅玉，一種和貓眼睛一樣青的青玉。我有一種時常燃着冰冷的冷焰的貓兒眼，一種使人的心裏發愁，不能放在暗處的貓兒眼。我有一種像死了的女人的眼球似的斑瑪瑙。我有一種隨着月亮變化的明月石，見了太陽會變成淡色的明月石。我有一種像蛋一樣大，藍花一樣藍的藍寶石，海水在這種寶石裏面澎湃着，而且月亮永不會來減損水波的蔚藍。我有橄欖石，綠玉，翡翠和紅玉。我有紅瑪瑙，玉簪石，和玉髓，我全部送給你，全部，還可以加些別的東西。剛才印度國王還送了四把飾着鸚鵡毛的扇子給我，納米底亞的國王又送了一件駝鳥毛做的長衣來。我有一個女人看了要犯法的水晶，就是年青男子也得先挨一頓鞭子再看。在一隻螺鈿櫃裏我有三種奇怪的璵玉，帶在額前，可以想到許多無有的事；帶在手上，可以使能生育的女子不生育；這些都是無價至寶，但是這還沒

有完全哩。在一只烏木櫃裏我有一對瑪瑙杯，好像是一對純金的蘋果。假使有敵人倒毒藥在這個杯子裏，牠們會變成白銀似的蘋果。在一只鑲琥珀的櫃裏，我還有幾雙嵌玻璃的鞋子。我有從色勒斯地方帶來的外套，還有從幼發拉底城來的四面鑲着紅玉和深綠玉的手鐲……此外你還要什麼，沙樂美？告訴我你所要的東西，我都給你。無論你要什麼東西，我都給你。除了這件事之外，我願意把我一切所有的東西全部給你，除了一個人的頭。我願意把大祭司的道服給你，我願意把聖殿裏的帳幔給你。

猶太人 哦！哦！

沙樂美 把約翰的頭給我啊。

希勞特 （倒在座位裏）給她所要的東西吧！她真是她母親的孩子！（第一兵士近前來，希羅底從國王的手上取下那死的戒指來，給那兵士，兵士隨即交給劊子手，劊子手見了大驚失色。）誰拿了我的戒指去？我右手有一個戒指的呀！誰喝了我的酒？我的杯子裏有酒的呀！滿滿的一杯，誰喝了去了。呀！一定有什麼人要遭遇到大不幸的事了。（劊子手走下古井去）呀！爲什麼我要發誓？從今

以後，做國王的不要再發誓了吧！他們不守誓言固然可怕，就是守誓也是一樣的可怕。

希羅底 我的女兒！這件事做得不錯。

希勞特 我知道一定要有什麼不幸的事要發生。

沙樂美 （她倚在井上諦聽）沒有聲音，我一些也聽不見什麼。他爲什麼不喊起來，這個人啊！假使

有人要來殺我，我要喊起來，我要和他掙扎，我不願意受苦……殺，殺，那曼，殺，我教你……怎麼，我一些也不聽見什麼。一片寂靜，可怕的寂靜。啊！有什麼東西掉在地上了。我聽見有什麼東西掉了，這是劊子手的刀。他在怕了，這個奴才，他的刀掉了，他不敢殺他了。他是一個懦漢，這個奴才，差兵士下去看。（她看見希羅底的侍者，便對他說）過來，你是那個死了的人的朋友，是不是？好，我告訴你，人死得還不够。到兵士那邊去叫他們下去把那我所要的，國王允許我的，我的那個東西拿來。（侍者後退，她轉向兵士）過來，兵士，你們快下井去把這個人的頭拿來給我。國王！國王！命令你的兵士把約翰的頭拿來給我。

（一只大黑臂，劊子手的手臂，從井裏出來，拿着銀盾上放着約翰的頭。沙樂美搶了。希勞特把

衣袖掩面。希羅底笑着揮扇。拿撒勒人跪下來開始禱告。）

沙樂美 啊！你不許我親你的嘴，約翰！好！我現在可以親牠了。我要用我的牙齒咬牠像一個人咬熟果子一樣。是的，我要親你的嘴，約翰！我說過的，我沒有說過嗎？我說過的。啊！現在我要親牠了。但是你爲什麼不對我看呢，約翰？你那雙可怕的，充滿着憤怒和輕蔑的眼睛，現在閉起來了。牠們爲什麼要閉呢？張開你的眼睛來！擡起你的眼臉來，約翰！爲什麼你不看着我呢？我怕我嗎？約翰！所以不敢看着我嗎？……還有你那噴射毒汁的赤蛇似的舌頭，現在不再動了，不再說話了，約翰！向我噴射毒汁的赤蛇，這不很奇怪嗎？那條赤蛇怎麼不再動了呢？……你一點也不要我，約翰！你拒絕了我。你講我壞話。你看我，沙樂美，希羅底的女兒，猶太的公主，像一個淫婦，一個淫蕩的女子！好，約翰！我還活着，可是你卻死了，而且你的頭還屬於我的了。我可以隨意把牠處置，我可以把牠投給狗，投給空中的飛鳥。狗所剩下來的，空中的飛鳥來把牠吃掉……啊！約翰！你是我唯一的愛人。其他男子我都厭恨，惟有你，你是美麗的，你的身體是一根安放在白銀基石上的象牙柱，是一個充滿着白鴿與銀蓮的花園，是一座用象牙盾裝成的銀塔。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像你的身體一樣的白，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

像你的頭髮一樣的黑，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像你的嘴唇一樣的紅。你的聲音是一個散着異香的香爐，當我看着你的時候，我聽見一種奇妙的音樂。啊！約翰，你那時爲什麼不看我呢？用你的手和辱罵掩住你的臉，你把那要見上帝的人的覆蓋物掩住了你的眼睛。好，你曾經看見過上帝了，約翰！但是我，你始終沒有看見啊。假使那時你看見了我，你會愛我的啊。我看見你了，約翰！我愛了你。喔！我怎樣地愛你啊！我還愛着你，約翰，我只愛你一個人……我渴慕着你的美色，我飢求着你的身體，酒和果子都不能滿足我的慾望。現在叫我怎樣好呢，約翰？海潮與洪水，不能熄滅我的情火，我是一個公主，而你輕蔑了我；我是一個處女，而你取去了我靈魂的貞操。我是貞潔的，而你把我的血管裏充滿着慾火……唉！唉！你那時爲什麼不看我呢，約翰？假使你看了我，你要愛我了。我知道你一定會愛我的，而愛的神祕比死的神祕更爲偉大，只有愛是應該顧戀的呀。

希勞特 她是可怪的，你的女兒，我告訴你，她是可怪的。她所做的事，實在是一樁大罪。我知道這一定是一種大罪，違抗某個不知名的神靈的大罪。

希羅底 我對於我的女兒很滿意，她做得很好，現在我願意留在這裏了。



希勞特（站起來）唉！亂倫的妻子說話了！我不願意留在這個地方。來，我告訴你，可怕的事一定要來到。馬那塞，伊薩達，齊阿斯，把火炬熄滅，把月亮掩起來，把星兒掩起來，我們躲到宮裏去，希羅底，我有些怕起來了。

（奴隸們把火炬熄滅。星兒不見了。一塊大烏雲移過月亮，把她完全遮沒。舞臺上變得漆黑。國王開始上樓梯。）

沙樂美的聲音 噯喲！我親了你的嘴了，約翰，我親了你的嘴了。你的嘴唇上有一種苦味，這是血的味嗎……不，也許是戀愛的味……人家說戀愛有一種苦味的……但那有什麼要緊？那有什麼要緊？我親了你的嘴了，約翰，我親了你的嘴了。

希勞特（回頭看着沙樂美）把那個女人殺了。

（兵士衝上前去把這個希羅底的女兒，猶太國的公主，沙樂美殺死在盾下。）